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二回 李震遠追趕姐弟 邵畜生計賺陸杭

詞曰：孝平由來懦弱，王莽篡國欺心，天教白水出真人，東漢江山重定。

堪歎相傳獻帝，最恨董卓欺君，紛紛三國苦刀兵，一統江山歸晉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邵青見左右多來叉他，連忙說：「大老爺莫要性急，容想。」言罷，低頭想了一會，說：「有了，如今大老爺快寫稟啟，報上轅門，就說鄧端私造盜甲，報他為叛黨。大人自然點兵調將，捉拿全家。那時大老爺當堂求了大人，只說家無全犯，李某喪妻無子，求大人把鄧紅濟賞了李某生子。那時大人無有不依。」李雷聞聽大喜，說聲「好好」，即刻修了一封稟啟，打了金圖章，差能辦事的小爺們上轅門，到內宅門，回了一聲，有爺們引至內書房，見了大人，叩了頭，將稟啟呈上。馮大人拆書一看，心中大怒，即刻差旗牌劉洪去傳中軍黃耀輝進見。劉洪答應出去，不一刻將中軍引進，見了大人，請了安。大人一聲呼叱，說：「你好一個中軍，所管何事？今有文定橋鄧端是個叛黨，你擅敢隱瞞？不虧世弟李雷訪察，本都堂何以知之。本該斬爾，本都堂暫且寬恕，速傳三營武將，帶領三千軍卒，將鄧端合家拿下。若走了漏風聲，徇私賣放，定當加罪。」說罷拔了一枝令箭丟下。黃中軍諾諾連聲，接了令箭，前去捉拿鄧端。出了轅門，心中暗想，自己躊躇：鄧端為人忠直，做官清正，何能入得叛黨？想必又是李雷陷害。如今全家不能搭救，如何是好？只得出去傳了三營武將，請到衙門敘禮已畢，邀進花廳，分賓坐下，吩咐備酒。家將答應下去，黃耀輝將此事項說一遍。三個將官說：「大老爺，這件事是件冤枉。鄧太爺為人，卑職等知道，焉能入得叛黨？想李某與他所求不遂，故而陷害，亦未可知。」黃爺說：「三位老哥，我們皆是受皇家俸祿，俱要存點忠心。想鄧端這件事實在冤枉，此刻不能代他分割，只好暗中周全周全。」三位說：「黃大老爺言之有理。卑職們就是這個辦法。」大家歎息。少時擺上酒席，四人飽餐酒飯，出來即時傳齊兵將。黃爺吩咐三軍悄悄而行，不許聲張吶喊，亦不許升炮恐嚇黎民。吩咐已畢，各人甲冑佩劍，帶領官兵人一路緩緩而行，早到文定橋。到得鄧府了，將前後門團團圍住，水泄不通。黃老爺吩咐兵丁打門，早有兵卒將門亂打，裡邊門官吃醉，睡在官樓，說道：「我們今日吃了太平宴，不開門了。你們是哪裡來的？」「我們是黃大老爺奉了大人明文，帶領眾官兵前來捉拿你家太爺。念你家太爺忠直，我們未曾驚嚇與他。快快開門。」那門官聽得此言，酒醉不明，以為玩話，竟又睡了。外邊見不開門，吩咐升炮。只聽得一聲大炮，把個門官酒都嚇醒了，爬起慌慌張張趕奔進內。

且說鄧端夫婦子女一家四口，正後廳吃太平宴。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大家吃了驚，吩咐家人快去看來。話未說完，只見門官身披衣服慌慌張張跑到跟前，叫聲：「太爺，不好了！小的吃了太平宴，正要睡覺，忽聽外面敲門，說是黃大老爺奉大人差遣，帶領三千官兵來拿全家！請太爺定奪！」鄧端聞聽，說：「那有這等事！他來拿我？」夫人小姐公子聽說此言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這事怎麼好？」唯有鄧公哈哈大笑，叫聲：「夫人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何必作此兒女之態！馮大人差兵前來捉拿，必有暗味不明之事。老夫到得那裡，自有分辯。」夫人叫聲：「老爺，你我被拿，以盡忠心。若連兒女一並拿去，豈不絕了鄧門之後？」說：「夫人，此刻前門後門，轉繞官兵。焉能脫逃？」夫人小姐聞之大哭。有個書童叫聲：「太爺太太，不必心慌。他們圍的本宅花園那邊，有過街樓到新莊，可以逃走。」公子說：「爹爹母親，此刻欵差前來捉拿全家，孩兒已明白了。皆因姐姐之故，定是李雷設計陷害的。」太爺與夫人如夢初覺，正言問，又聽得一聲大炮響亮，人報說外面打門甚急，請太爺出去。鄧公說：「且緩，等我出來。」公子說：「母親，事也急了。快快把姐姐改裝扮作村女，孩兒保著，且奔廣德州到母舅葉子超莊上去再作道理！」太太聞聽，止住淚痕，連忙把小姐換了青布衫裙，打了一個小小的包袱。公子叫聲：「姐姐快走！爹爹母親少時被捉，須要小心，孩兒也顧不得了！」太爺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快快去吧！」公子小姐拜別了雙親，到後園過街樓，開了新莊門戶。喜得無人，灑淚而別。

按下二人逃走，且說家人在後關了門戶，太太吩咐開了大門，請進黃耀輝。兵丁一擁而進，上了大廳，著人將太爺夫人請出。黃大老爺打一躬，叫聲：「太爺，此事非關小官之事，竟欲相救，奈因自家性命要緊，所以只得放肆。請太爺太太上了刑具。」鄧端並無言語，即刻上了刑具。黃爺吩咐將一家老幼男婦盡皆拿下，共計三十三名。又將家資查明封閉，把人犯帶出，封閉了前後門戶。黃老爺並眾將上了坐轎，叫了二乘小轎，抬了鄧端夫婦。餘者跟隨三軍擁護，轉彎抹角來至轅門。至內書房稟大人說：「鄧端全家老幼盡皆拿下，現有清冊，大人過目便知。」說罷，呈上大人看了一遍，吩咐將鄧端夫婦全家老幼權且寄監，候明早究問。旗牌答應出來，說與黃耀輝，把鄧太爺家小交代縣官監禁，各自去了。

且說旗牌到公館見李雷，將冊子遞與他看罷了，吃一驚，折好交下旗牌，旗牌告辭去了，到轅門銷差不提。且說李雷送旗牌去後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不好了，誰知冊簿上並無鄧林紅濟的名子，想是逃遁。此事怎好？」邵青聞聽，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大老爺，他二人逃走，沒有別的去路，定然出了水關，奔淮河木陵關而去。如今沒有別法，等待天明，大老爺帶領眾人趕去，隨後相委暗暗行事，自然到手。」李雷聞聽大喜，吩咐備酒飲宴。

且說鄧小英雄領著姐姐逃出後門，轉彎抹角已到城門。只見拴著緊閉，撒轉身軀趕奔水關，未曾上擋。二人正走之間，見遠遠來了一個人，手提小小燈籠，口裡說著醉話，走近身來，看見二人，一嚇跌倒在地，一把瓦壺打得粉碎，燈籠燒的乾乾淨淨。公子一看，叫聲：「王酒鬼，你起來。」王酒鬼聽得聲音好像熟人，連忙爬起來，月光之下一看，叫聲：「公子小姐，此時半夜三更，要往哪裡去？」公子叫聲：「王酒鬼不必多言，你的船在那裡？」回說道：「在水關外。」公子道：「與你上船細講。」說罷，一同出了水關，上了船來，公子遂將李雷相害之話說了一遍。王酒鬼聽罷，亦是痛恨李雷，連夜開船，到一個鎮市，等待天明。來到一點心店內進去坐下，吃茶用點心，早驚動些閒漢。見是一男一女兩個少年人，認作姦拐，走進來對那老者說道：「才來一起一男一女兩個少年人，恐其來歷不明，老爹需要小心盤問，查查看。」老者點頭會意，走進裡邊叫聲：「公子用點心。請問公子尊姓何來？往何處公幹？」公子回道：「我是本省人氏，鄧太爺的公子。這是我的姐姐。如今我二人要往廣德州投母舅葉家莊去的，你認我是何人？」眾人說：「有一位神彈子鄧林，莫非就是爺麼？」公子說：「正是。」眾人聽見，個個打寒，驚說「沒得玩，走吧」，眾人各散不提。

且說公子叫聲：「老丈，煩你代我叫二頂小轎，抬往廣德州，看是要多少腳錢？」老者答應出來，登時喊了兩乘轎子。放下，轎夫進來，見了公子，問抬到何處，公子說：「我們到廣德州建平縣千竹林葉家莊上，要多少銀子？」轎夫說：「公子只把十六兩銀子。」「太多了，給你八兩銀子。」添至十兩，先付五兩，會了店帳，姐弟上轎，趕奔廣德州大路而行。此且按下。

且說李雷在公館一夜無詞，次早大眾起身，用酒飯，坐牲口，一同前進，趕奔大路而行。一直趕了一天，直到太陽西墜，找了一個坊子住下。開店之人名叫陸賈，連忙出來迎接請安。李雷引眾人進內，牲口著人牽著後槽散喂草料。李雷問道：「可有一男一女從此？」回道：「未曾。」李雷著人左右緝訪巡邏。將及黃昏，有人報說間壁杭三房來了一男一女，想必就是他。李雷大喜，又同邵青商議定計，說：「大老爺把陸賈叫來，如此如此。」李雷著人把陸賈叫進，說：「你這人品德端方，不像個開坊的，該有小小前程。等我明日見大人，說話之中，提這麼一句就是了。」「謝謝大老爺之恩！」陸賈是個小人，聽得此言，十分歡喜，當真要想官做了。邵青連忙上街，走到一個生藥店內，將手一拱：「請了，借支筆一用。」店家取了支筆遞與邵青，取紙開了八味藥，交與店家，說：「與我配一劑。」店家看了藥方，將邵青一望，說道：「尊駕要買此藥，就把一千兩銀子也不賣的。」邵青說：「我不過要一用，誰敢不賣！」開店說：「要買不防，要找个保人來方可。如今得罪，請便吧。」邵青取出一大錠銀子放在櫃檯上，說道：「你不認得我？我姓邵，是李大老爺府中人。只因耗子作鬧，故買此藥，並無他意。」店東連忙道：「原來是邵先生，真真得罪了！」即刻親自動手，配了一劑包好，交與邵青。說：「銀子先生帶回，不敢要。此藥當為奉送。」邵青見他不要，收了銀子，幾聲多謝，出了店門。為何先前要他一千兩銀子？因他開的藥性，乃是迷香藥劑，拿去泡酒，任你英雄豪傑，著了藥性，皆要迷

倒。所以開店的識得藥性，不敢賣。只因聽見李大老爺四個字，不得不賣，連銀子都不敢要。邵青一路回來，到了下處，叫聲：「陸賈，我且問你，間壁杭三記坊子，與你可是親友？」回道：「是結拜兄弟。」邵青說道：「你可知道我們是大人差來的，捉拿叛黨。如今間壁來了一男一女，是漏網之人。男的會行邪法，呼風喚雨。女的會倒海移山，灑豆成兵。二人武藝高強。下在杭三房，我有一劑藥，你拿去悄悄對杭三說，叫他下在酒中，將男的蒙倒，即來報我家大老爺，每人賞二百兩銀子，還有好處到你。」陸賈聽得此言，不敢不依，接了藥包，來到杭三房，叫聲：「弟這裡來。」杭三說道：「哥哥那邊下了李大老爺，到有個銀子折呢。」陸賈說：「兄弟，你方才下了一男一女，他乃是漏網的叛黨。方才李大老爺身旁邵先生，將此藥與你，下在酒裡，將他拿住，與你無干。」杭三聞聽大驚，說：「哥哥，這事怎麼了？衝了家了！」陸賈說：「兄弟不要怕，回來只將男的迷倒，你來把信與我，自然與你我無事。」杭三接了藥包去了。陸賈回了邵青。

且說鄧林兄弟，因天色晚了，下在杭三房坊子裡。選了單房獨院，坐下，小三取水過來洗手淨面吃過茶，吩咐快拿酒飯上來。杭三答應，先取此藥放在鉉裡，將酒旋得滾暖，將藥渣弄開，又拿兩樣菜送上來放下。公子不知，斟下一杯，呷了一口，一股藥味衝入。小英雄喊了一聲：「開店的，這是什麼酒拿我來吃？」杭三走到半路，聽得喊叫，心驚膽顫，走回頭上來叫道：「小的忘卻了，有位客人吃的史國公藥酒。鉉子未曾洗，小的一時心粗打了酒來，故有藥味。」鄧公子聞言，說道：「既是史國公藥酒，由他去吧。」杭三心中略定些走出。公子斟一杯與姐姐，小姐不飲用，鄧公子端杯一飲而乾。又斟上一杯，飲得高興，一連數杯下肚，覺得舌尖麻木，說道「不好」，登時頭一暈眼一花，渾身發軟，跌將下去，不知人事。小姐大驚失色，連忙叫聲：「兄弟呀！怎麼的？」急得兩淚交流，不敢放聲。

且說杭三見公子蒙倒，連忙走出到陸賈店中稟知李雷。李雷大喜，帶領眾人來到杭三家內，進得單房，只見鄧林睡在地上，吩咐沖天爺將鄧紅濟小姐搶出上轎，李雷出來，上了牲口，帶一眾人等趕奔漂水而去。

且說杭三陸賈每人得一二百兩銀子，見他把小姐搶去，丟下男的來，他就知道了。陸賈叫聲：「杭老三，這個少年人醒來要他姐姐，如何是好？」杭三說：「不妨，他好好走便罷，他若還不走，我有個主見在此，叫他自然走。」陸賈問是何主見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